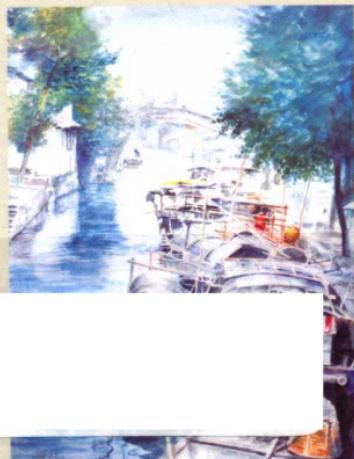


桥在水上

王周生



桥在水上

王周生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桥在水上/王周生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7

ISBN 978 - 7 - 5458 - 1103 - 2

I. ①桥…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5229 号

桥在水上

王周生/著

责任编辑/杨柏伟

封面绘画/郭润林

技术编辑/丁 多

装帧设计/郦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o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10,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103 - 2/I · 312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 但愿书长久

——从《不是一颗流星》谈起

“文革”岁月，我在崇明岛上当知青。艰难时世，文学温暖了我的心。也曾写过几篇散文和小说，却是些板着面孔的文字，无滋无味，如今早已无影无踪。待到“文革”结束，好书解禁，文学春天来到，我进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每次穿越中山公园，步入位于华东政法学院（原圣约翰大学）的社科院图书馆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何曾见过如此浩瀚书海啊，恨不能一口吃成胖子！我们饥不择食，手不释卷，像如今男男女女走在哪里都

“手不释机”一样，那时的我们，在路上，公交车上，食堂排队，饭桌吃饭，全在低头看书，都想把“文革”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人生有涯，书海无边。书和人一样，都是有寿命的。世上的好书，寿命比人长，作者随着书的流传，始终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读书让我的生活充满阳光，我跃跃欲试，也开始写作。

1983年，我写了篇散文《这不是一颗流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对一个初学写作者，这真是一件惊喜无比的事。我写婆家老保姆与我儿子的故事。老保姆像我母亲，善良慈祥。因为家里穷，她忍痛把三个孩子丢在常州乡下亲戚家，到上海当保姆，一做几十年。她带大的孩子，个个和她亲。她把我儿子养得既健壮又活泼，儿子每天一睁眼，就吵着要她。老保姆常和我唠叨，诉说多年来寄人篱下当保姆的艰辛。她付出的极少得到的极少，辛酸事一串又一串，说也说不完。末了，她总是一摆手：唉，来世决不再当保姆！可是呢，聊起她带过的那些孩子，两眼放光，嘴角皱纹全是笑意，仿佛个个

都是她的亲骨肉。

我把老保姆说的事一一记下，心中酝酿着一个计划，以她的故事为素材，写一部中篇小说，或者，长篇。

可是突然间，老保姆中风了。几天后，她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带四岁的儿子去医院看她，儿子哭着喊她“阿婆，阿婆！”她半睡半醒，说话含混，她抓住儿子的手说：……热的，饭在焐窟里……后来，在殡仪馆，儿子一直问我：阿婆为什么睡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叫她都不醒？看见我们哭，他又问：你们为什么哭？是不是哪里痛？我说：阿婆死了，大家心里好痛。他摸摸胸口，愣愣地有所不解。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他每次从全托幼儿园回家，总要问：阿婆呢，怎么还不回来？我们去接她好不好？我给他解释，人死不能复生，阿婆永远睡着了，再也不能回来了。儿子依旧疑惑。

有一天儿子午睡醒来，圆睁着眼睛生气，忽然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骗人？把我吓了一跳，忙问，我怎么骗你了？他气呼呼地说：你不是说阿婆死了吗，那我怎么刚才还梦见她的呢？

眼泪夺眶而出，我一把抱住儿子，半晌说不出话来。儿子的话，让我的心痛了许久。

接下来的事，令我愈加难受。那天，我带儿子去上海体育馆看北京马戏团演出，当一只高大的黑熊直立着出现在舞台上时，儿子忽然站起来嚷道：妈妈，你看熊，要是熊死了，就可以给阿婆做熊皮手套了！周围的观众投来惊诧又鄙夷的目光，我尴尬不已，恼怒地把儿子按在座位上，让他安静。儿子委屈地哭了。原来，老保姆每年冬天生冻疮，手背红肿发亮，甚至溃烂。儿子用小手捧着阿婆的手问我：妈妈，世界上什么手套最暖和呢？我随口答道：大概是熊皮手套。从此他记住了。这突然间，他看见一只真正的熊，怎能不激动万分？黑暗中，儿子那双发亮的眼睛，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颤抖的心。

回家后，儿子熟睡了。我含泪写下这篇散文，记录孩子对阿婆真挚的爱，也留下对老保姆永久的怀念。题目叫什么呢？那双发亮的眼睛在眼前晃动，一个题目冒了出来：这不是一颗流星！是的，流星虽然很亮，可在

天空一划而过，我希望孩子对阿婆刻骨铭心的爱，不会转瞬即逝，这是人类得以世代延续的光芒，应该像日月星辰永恒。

像是截住了一道闪电，文章一蹴而就。原本计划中的关于老保姆的中篇长篇，却至今没有写出。

七八年后的一天，《语文学习》的一位编辑打来电话，说我的《这不是一颗流星》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第一课，让我为这篇散文写点什么。我吓了一跳，什么？我的文章能收入语文课本？有没有搞错？没错！他随后寄来语文课本。我忐忑不安，我写得不好，会不会误人子弟？我深知教科书的分量。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语文课本影响，那些学过的课文，那些文章的作者，深深地印入我们的脑海，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这件事，让我觉得比获得任何文学奖项都荣耀，格外珍惜。

又过了七八年，《这不是一颗流星》从语文课本撤下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我知道，文章和书都是有寿命的。天下好文章太多，应该把最优秀最有价值的作品编进教科书才是。尤其是，当我知道散文被撤下的缘由，

反而觉得惭愧。文章写了“熊皮手套”，而熊是国家保护动物，涉及环保。人类对动物的爱护，是对生命的敬畏。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刚从“文革”阶级斗争硝烟中走出，刚刚发现“人”的存在，刚刚体验人性的温暖，无暇顾及地球上其他的生命，动物、植物，以及与生命相关的空气、水，总之，我们缺少对一切生命形态的关怀意识，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现在，我们渐渐苏醒，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对生命的关怀（不仅仅是人类自身关怀），将成为人类的终极目标。

我不再遗憾，反而感到高兴。《这不是一颗流星》寿终正寝，证明时代进步了。有时候，失去比得到更令人欣慰。

余音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前几年，《这不是一颗流星》传到海外。新加坡教育部门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后把《这不是一颗流星》编进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教科书，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听急了：不行不行，文章有环保问题。他们说，他们也注意到了，但是保姆与孩子间的爱纯真感人，对孩子教育有意义，还是想收入课本，希

望我稍作修改。我欣然同意，认认真真做了改动，把文章交了出去。不久，亮丽的教科书从海外寄来，书香浓浓，我喜不自禁。

如今在网上，常有不相识的网友进我微博问好：你就是那个“熊皮手套”的作者吗？一进初中就读你的文章，印象好深刻啊！有人给我背诵书中的段落，我却不太记得；有人向我抱怨当年面对这篇课文的试题，如何绞尽脑汁：为什么作者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为什么要这样描写，而不是那样描写？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们，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这些文字从心底流出时，来不及细想。于是他们发给我一串泪脸和一串笑脸，让我感受到他们彼时和此时的心情。过了这么多年，这些30岁上下的年轻人，依然怀念这篇文章，让我深受感动。我知道，从一个人心里流出的文字，不一定能流进另一个人的心里。要想文章有持续的生命力，必得多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书，必得关注纷繁的现实人生，在人心深处的灵光闪现之际，截住闪电。几十年来，我生命中经历的人和事，千变万化，互

相碰撞，就像聚集在空中带电荷的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摩擦生电，轰隆隆，一道闪光，照亮夜空。截住这一道道闪电，我试图描绘出人生不同的景象：殉道者的悲哀、卑微者的坚韧、劳动者的尊严、修行者的艰难、故乡的厚爱……经过认真梳理，我选出这些散文，编进集子，取名《桥在水上》，这是集子里一篇散文的题目，写我在爱尔兰亲眼目睹的一件感人肺腑的事。

是的，桥总是在水上，人们造了桥，是为了沟通和穿越。这几十年，我们国家造了多少桥啊，这些现代化大桥，有的堪称世界之最，壮丽辉煌。可是，这几十年来，我们灵魂的桥呢？架了多少？它们在哪里？这是我取这个题目的本意。

文友曾经这样评价我的创作：王周生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这话听上去是赞扬，实则是批评。说我散文比小说好，是委婉批评我小说写得不好。我不甘心。我在乎小说，小说显示一个作家的实力。但是，我也在乎散文，每一篇小小的散文，我都不会敷衍。越短的文章越容易看出瑕疵。因此，我写得很慢很认真。我像蜗牛似

地爬，一点一点爬，我不着急。在人心浮躁的年代，慢可以避免出错；慢可以积累思想。我希望我的文字对得起读者，我希望我的文字比我的生命长寿。

但愿书长久，千年共婵娟。这是我写作的理想。

如今，回头望望收割过的庄稼，虽然不是金黄一片，收获还算丰硕。于是，伸伸腰，擦把汗，鼓鼓劲，埋头再干。

2015年3月23日

目录

序	但愿书长久 ——从《不是一颗流星》谈起	1
第一辑		
沈农科		3
阿芹		11
枚香过年		18
我的邻居姆嬷		23
小米		33
先生的目光——记王道乾先生		39

关于“文明的野蛮人”——悼多丽丝·莱辛.....	48
寻找胡曰龙.....	54
美丽的蘑菇.....	61
多乎哉？不多也.....	70
咖啡幽香——送程乃珊远行.....	77

第二辑

桥在水上.....	89
一撇一捺是个“人”.....	97
芝加哥的靴子.....	104
亲爱的孩子.....	110
周庄应该是静的.....	117
淮海中路 1333 号	122
谢谢你让我帮助你.....	129
这不是一颗流星.....	136
狰狞的病名——从“老年痴呆症”说起.....	140
有一种感觉，正在离我们远去.....	146
亲爱的城管.....	152

太阳老了也很美.....	156
秋.....	161

第三辑

乡音.....	167
棉花纺出的歌.....	174
永远的乡音——《沙地风情录》序.....	180
与出租司机的一段书缘.....	187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194
大哥.....	201
父亲的樟树.....	207
我的两个母亲.....	213
妹妹的退休仪式.....	222
五角场于我.....	227
福祉——我的杨浦.....	233
长路尽头.....	237
拒绝遗忘.....	244

第一辑

记得在 1987 年被分配到海南岛当知青的那年，夏天很热，我跟小王一起，徒步翻过五指山后，走了一条很长的土路。夜幕降临时，我们在一棵大榕树下宿营，睡在草地上。

第二天在黎明时分出发时，我们第一个经过被砍倒的老人，老人说：“真，真”地一直苦笑不止。被砍在公路上的木头，像一座座坟碑；而我们，是死丧碑、石碑碑文。这棵树倒着扣在老头身上了，本该被伐木料场拖走的，一具“死尸”。为什么没有砍木头？那是有的，太偏远，小偷多，你管这些事谁管？”反正，我 1984 年来

